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錄監生臣王天禄

春秋毛氏傳卷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以卒赴而史書名例已見前隱三年其曰赴以名與同盟而後書名俱非也侯固未嘗同盟也但卒有兩日大不可解據傳云再赴也方公疾病時其弟陳

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故亂作而赴告不一即史記亦云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已丑陳桓公鮑卒其弟佗之母蔡女也蔡人為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方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兩赴兩日彼此有據似乎不誣祇此後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之子躍為厲公則厲公非佗即躍也蔡人殺佗則佗母非蔡女厲公躍實蔡所出也且五父即佗蔡人亦無有先殺五父及太子免者則史記較傳稍為

未確又後儒以長歷推算則甲戌已丑相距十六日一在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在五年正月六日而此並書正月者不知赴文本如是抑亦魯史從簡依後赴之月書前日月也凡此皆當備考之以存疑者若公羊謂陳侯病狂甲戌出亡至已丑日始得之然而不知其死在何日也故舉兩日而穀梁謂侯本避病非狂也戌出丑得不知死日故舉兩日以包之夫以諸侯之尊陳國之隘狂死何地至十六日而不

知其屍之所在已怪極矣况避病而出别無侍養一如鬼倀之獨行蹤跡無所此非道聽塗説也直是瘈犬病發洵口吠齧而以之傳春秋欲春秋不亡得乎

夏齊侯鄭伯如紀

據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紀而紀人知之此必以紀人來告故書按周制諸侯原有相朝之禮見前但尊不朝卑大不朝小齊鄭尊大豈肯輕朝卑小以謀襲國况襲國使不知朝則已知之矣且史例列國相

朝不書何獨書此若云紀以朝告則直書朝紀耳安所避諱而書如若云如即是朝則後此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朝齊乎爾雅云如者往也齊欲謀紀則邀鄭伯偕往以覘其動静葢為後年滅紀地也如此則齊惡亦甚矣至于我公書出並不及朝如如齊如晉如楚類則或有諱避他國不然此與本年冬州公如曹例同如曹亦非朝曹見後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

天子之大夫稱字故仍氏而叔字其曰之子以父使來告而子行之也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例同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王桓王鄭者鄭莊公也據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鄭而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鄭祝聃射王中肩鄭莊之惡於是乎不可貰矣

然而陳蔡與衛君不親往第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勉强從王以致覆敗罪亦不小又况我魯之袖手觀望者乎其不書王師敗績者所以諱王辱而減國惡事也而文與義皆見焉若胡氏以王不討魯桓并不討宋督憤怒興師並為王罪故削去天字則王朝卿士跋扈不臣尚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追責其不討宋魯為爾君者不亦難乎夫惡當重大不容旁貸君臣相殺彼我同責已為難堪况復舍其臣而專

治君罪生平毀鄭莊不直一錢今反袒之何也

大雩

雩者旱祭也其稱大雩者重其祭名猶烝嘗之稱大嘗大烝並非雩祭有大小也但大雩有二一是龍見之祭建巳之月東方蒼龍七宿昏見于南則雩祭以祈膏雨恐夏旱也此限定四月之祭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一是呼旱之祭時當旱暵則不論夏秋隨時可祭穀梁註雩者舞而呼旱鄭氏禮註雩者吁也

吁嗟而求雨是也春秋恒禮不書則四月之雩未必書冊凡書大雩皆是呼旱而左傳謂爲失時葢以周之秋即夏之夏而秋始于七八月但當夏之五六月而四月不在其内故凡書秋雩即爲失時以秋無四月也然襄五年秋大雩傳又稱曰旱而不稱失時或曰書月者爲旱以其在八九月間去四月遠則爲旱如襄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八月大雩傳曰旱是也若祇言秋則近在五月去四月近即爲失時

則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傳曰旱甚夫周之七月正夏之五月與四月近況業已兩雩則必一正祭而一呼旱然而皆曰旱而不稱失時何也況春秋貴比例秋雩之例總為旱禱而舊儒又分為四部一曰正祭失時一曰禱禮呼旱一曰旱不為災一曰旱氣所致其分正祭失時者祇此桓五年大雩為一部考經文書大雩凡二十有一單書秋大雩而不書月者有七自此年後成三年襄五年至定

十二年止皆一例書某年秋大雩三字而失時一部
祇以此一年當之則彼六大雩將屬何部况其所為
禱禮旱不為災又皆星一漏百此白彼黑而並無一
合者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周七八月夏五六月
也秋在五六月去四月小滿中氣則芒種播穀正當
旱時故秋雩之書專為旱祭此無可疑者胡氏不識
春秋妄冠夏時其於歳候節月一概不通至此則又
遵賈逵之説謂大雩者雩上帝之稱諸侯但當雩境

內山川耳魯獨雩上帝而用盛樂是僣禮也故春秋譏之則不知賈說本月令而誤解之者月令以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樂言先祈祀山川百源之神而後祈祀五方之帝以求雨鄭註所謂先祭其本然後雩祭以為山川者出雨之本也是山川五帝一時並祭何曾有天子祭上帝諸侯祭境內山川之別且帝即五帝謂之方神禮所稱方明是也方明之神諸侯盟會即祭之何必天子若雩

用感樂不過巫師歌舞間用樂器如所云鞀鞞柷敔者未嘗曰歌黄鐘舞雲門以祀天神也又况吕氏月令不可為據論者謂其雜秦制而即此一祭龍見正雩斷在巳月而月令記在仲夏之後則已訛為午月矣春秋説雩在三傳諸家尚無定詞豈可以吕氏春秋强釋魯史况又誤解乎故吾謂此所書雩斷屬旱祭誠非妄言即以此經觀之書雩之後繼書以螽螽者蝗屬旱則生之可驗也人以傳証經吾以經証經

若其書雩而不書旱書旱書不雨而反不書雩則有二說公羊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謂書雩而旱在其中但書旱則未必雩也此一說也穀梁說云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此又一說也

螽

螽蝗屬為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州國名世本姜姓其稱公者或其先嘗為王三公之

官如虢公榮公類曹姬姓文王子曹叔振鐸之後也

如往也與前如杞例同

六年

春正月實來

實不知何人據傳即州公之名也不書國爵者承前年冬州公如曹文也來者不知所事但來之耳此與隱元年祭伯來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例同先仲氏曰挾卒非貶氏實來非削爵則書法不在是矣夏五

不必補甲戌巳丑不必刪則筆削從可知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公羊作成

據傳紀來諮謀齊難也郕魯地

秋八月壬午大閱

周禮大司馬職四時于農隙必較閱以講武事故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禮魯桓於積弱之餘能修武備以禦外侮豈不甚善無如其偶嘗之也據傳北戎

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皆為齊戍而齊人饋餼使魯大夫為班次魯大夫班獨後鄭鄭忽怒之故後十年有齊鄭伐郎之師此時公覺其怒知其有事而預為教戰宜也此事也而禮行其間且義亦無譏焉祗中夏教戰名為茇舍不名為大閲周之八月即夏之六月而大閲之名于制不合故傳特解之曰簡車馬也以明此所為

閲但擇車徒蒐廐馬與平時較獵不同即孔疏亦云
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于城内此所為簡亦不
必定在田野而胡氏又曰非時不知其所為非時者
謂大閲在冬抑謂夏不宜教戰也又云非禮謂以鼓
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旂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
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
大閲非禮矣夫以鼓見大司馬振旅文以旂見大司
馬茇舍文以殺見王制一歲三田文皆是教戰亦皆

是四時較閱通禮春夏旂鼓秋冬戒令原屬互用殺
則下緌發則抗緌本是一義不知其所為非禮者謂
魯桓當時不執賁鼓不載旂不下小緌故非禮抑亦
世固有此執鼓載旂下緌諸禮而大閱則盡廢之故
非禮也凡此皆反覆其文而不可解者大閱不書公
與昭八年蒐于紅十有一年大蒐于比蒲皆不書公
例同
蔡人殺陳佗

前一年陳桓公卒時其異母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太子弟公子躍者其母蔡女也至是年蔡人殺陳佗而立子躍是為厲公陳以殺佗告故史書之其不書爵者舊儒謂簒立踰年未通盟會非也弑立不久或先君未葬或既葬而改元未期皆不稱君此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例同但此本無傳其事始末雜見之莊二十二年傳中而公羊獨曰淫乎蔡穀梁又曰淫獵乎蔡世遂引史世家文為公穀証按史世家

于陳桓卒時謂桓之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為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與蔡人亂厲公如蔡淫蔡人乃以好女誘殺佗而立躍是為利公夫春秋陳桓之後即為厲公厲公者躍也厲公之後即為莊公莊公者躍弟林也並無所為利公者即周制謚法但有厲而並無利況陳佗見殺經不書爵焉得所為謚而厲之且經止云蔡人殺陳佗而史又增蔡人為佗殺五父于殺太子之前夫五父即佗

也佗之字也傳曰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即此殺佗
經文也蔡人先為佗殺佗而尚能殺太子乎且猶是
蔡人前既為佗殺太子今復為躍殺佗猶是蔡女而
初以躍母而訛為佗母既又以佗母而更為佗妻明
是由公穀淫蔡一語不得明白遂依樣葫蘆彼此猜
臆以致一事分兩事一殺分兩殺一佗分兩佗一厲
公分兩厲公一蔡女分三蔡女此史文之誤實由公
穀而反引為公穀証其能証乎然且蔡人殺佗明不

書地而公穀曰殺于蔡向使佗果殺于蔡則陳人來告必告其地經文必書蔡人殺陳佗于蔡與衛人殺州吁于濮作同一例矣何氏范氏與公穀疏皆並不引史世家一字近有著春秋論者特主此立說以亂經學故并辨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史例太子生必書子者桓公子即莊公也同者名也傳曰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言與公同日故名同

史世家云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是也特禮三月始命名丁卯者初生之日也而稱名補書之也其不稱世子太子祇稱子者春秋凡適子與支庶而為儲子者皆祇稱子曰我子耳此與後子卒子般卒子野卒稱例並同至若春秋生子唯此僅見者以初生時有接子之禮内則所謂國君世子接以太牢者行此禮即書不行此禮即不書而杜氏謂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長子故書于策則文公子惡亦適

夫人哀姜所出亦是長子不止子同也然而不書生何耶

冬紀侯來朝

前四年齊侯謀紀故本年春會紀侯于郕至是冬紀侯來朝無非為求援之故傳曰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小國孱弱乞救隣近思藉王命以保宗社有何可議所恨者桓不能為之請耳而胡氏又責其不討桓夫國之不保而討桓也乎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者火田也爾雅火田為狩則蒐狩之禮原有火田一法但農隙教戰不止從禽今于四時習鬬諸禮槪不之問而第火田以為樂此與觀魚觀社何異故或書其事而禮見義亦見焉若謂焚林而田譏其盡物則爾雅註放火張羅但以燒草使禽得外犇而後羅其下風以取之未聞盡燔其林木也若謂周禮火弊

獻禽在於中春即夏時二月也今周之二月但為夏之冬十二月為非時則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正謂十一二月中冬蟄後為火田之時其云中春火弊者謂二月啟蟄火可以止耳弊者止也猶車弊為車止也然則季冬火田不必失時矣咸丘魯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國伯侯爵綏吾離名也二國皆遠地屬楚以南與衡岳相近僻小不恒至或書名或書字此與莊五

年郳犂來來朝即小邾子也郳犂來名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

例同蕭國叔字

無秋冬說見前四年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烝時祭名四時之祭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烝者衆也

言成物衆多可備薦享也周禮時祭用四仲月此春

正月即夏時之冬十一月正冬仲月也此直書而無

譏者或曰左氏曰閉蟄而烝閉蟄在亥月當是十月此十一月為失時則閉蟄中氣雖在亥月與子月接其言閉蟄而烝者謂閉蟄即可烝耳況閉蟄後耶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者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也王國使上中大夫下聘諸侯則例稱字此與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莊元年王使榮叔來賜桓公命例同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祭也夏五月則春三月矣此時當祠而復烝何也且前已烝矣何再烝也此禮也而義見焉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夏八月也可雨雪乎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天子之三公而食采于祭者穆王時有祭公謀

父此其後也又隱元年有祭伯莊二十三年有祭叔公與伯是爵叔則字矣此必以采為氏者觀鄭有祭仲可驗禮天子娶后不親迎使公卿迎之公羊說天子親迎此無據之語或引詩親迎于渭孔子對哀公冕而親迎為証不知詩頌文王謂諸侯世子也孔子對哀公言魯國之禮並不以天子為言葢婚姻賓主彼此敵體天子與諸侯分位不敵故天子娶侯國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與王姬下嫁于諸侯亦必使同姓諸侯送婚正同此祭公來魯因以魯主迎后之事故來受魯命即往迎后其不稱迎女者此受魯命以往

魯不敢斥后為女也若其不稱王使者正以使迎非王事魯既命迎則王自不當再命且春秋逆女不一從無稱君使者昏禮不稱主人況國君無父豈可以命迎之使即自壻出此在前經已明言之見隱二年而胡氏又云王不書使責其使三公為非禮故祭公專命不報遂行如紀夫天子逆后一公一卿此如後世使臣正副之義故此使祭公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皆三公也此不書卿者舉重而略輕也莊十五年傳稱官師者

則以元士代卿以卿行也此正杜氏所謂使上卿逆后而公監之也葢天子逆后禮無明文然在春秋即並無天子不使三公之例乃曰祭公悖悖不報而行吾不知所云不報者謂當仍報王而往迎乎抑當還報魯而不得遽迎以歸乎夫親受魯命受畢即行祭公之謹也今乃以遂行為祭公罪則成十三年公如京師遂會諸侯以伐秦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有何非禮而悖悖若是遂者繼事之稱見舊疏

天子無敵體紀國雖小皆得下娶特是時齊將謀紀前六年紀侯會戍諮謀齊難紀侯來朝欲因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則其居心縈慮但思倚王室之尊以保宗社故此之上婚不知何縁然亦畏天時保之若心也乃嗣此十五年王崩之後去紀姜歸京師裁九年去王崩裁四年是時紀姜尚在王室也即魯之伯姬叔姬亦尚在紀也而齊師遷紀天王不能討宗魯不敢問春秋之世何如矣史文記事多無連類見本

末者而獨于紀事前後縷縷如綫雖不必有意特存
然義可見也
此王后桓王后也桓之八年當桓王之一十六年豈
有天子立一十六年而始娶后者此必再娶可知也
第公羊曰諸侯一娶九女又曰諸侯不再娶考之三
禮並無其文惟白虎通王度記皆曰天子諸侯一娶
九女亦曰天子諸侯不再娶此本襲公羊之說而加
天子于其上者如是則此年逆后在三傳諸家皆宜

有初娶再娶之辨而自杜氏何氏范氏及孔氏諸疏皆順文解義依回蒙混並不敢道及一字及觀襄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問晏桓子以答婚之詞至十五年而劉夏隨單靖公至齊逆后考其年則靈王十四年也十四年娶后與十六年娶后皆非初娶況史世家云周惠王崩子襄王立襄王母早死其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于惠王而襄王畏之夫後母非再娶乎左傳襄王稱惠后為先后適子稱後母先后明非媵姒繼室者且襄王以翟師

伐鄭有德翟氏遂立翟女為王后夫后可再立即再娶也何也襄王曾娶姜任矣翟女非姪娣必非在宫而升立之者周語無以翟女間姜任謂有姪娣在也若諸侯再娶尤復多有莊元年齊襄娶王姬十一年齊小白又娶王姬皆非初娶如曰諸侯不再娶則王室雖卑豈有越祖制而甘媵侯國之理若昭二年晉平公娶齊女少姜是時晉平已一十八年矣其所娶者或異姓之媵古諸侯娶女異姓為媵如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祈釐女媵之類或同姓姪娣而待年

于國同姓以姪娣從其幼者待年于國如叔姬歸于紀類皆未可知何也以當時曰非伉儷可疑也至三年齊請繼室于晉晉平復娶之其答請繼詞有云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則明是再娶為夫人之語予嘗疑隱公居攝一事謂惠公元妃孟子早卒重娶宋武公仲女為夫人此即是適故桓為適子而隱以長庶居攝此是典例乃胡氏痛詆謂以妾為妻以庶為嫡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責隱

責惠責天王無所不至子閒引莊公再娶孟任立子般事以解之以為桓公與子般隱公與閔僖兩兩相似而季友立子般而見褒隱公讓桓公而見貶頗為不平既而念子般之事尚有未合（惠公元妃孟子死則桓為適子莊公夫人哀姜未死般尚非適也）惟是諸侯可再娶則再娶即適適則其子可為儲千年之疑一旦頓釋夫天子諸侯既無成禮其不再娶一語又未嘗雜見于三禮之文所藉春秋一書周禮盡在而乃遍考之而必無其事則其

言誕矣先仲氏曰善解經者當以傳解經不當以經解傳予謂善解經者當以經解經并不當以傳解經夫傳尚不可解經而況于儒説則吾得援春秋禮例而獨斷之曰天子諸侯皆再娶豈為過也

春秋毛氏傳卷七

春秋毛氏傳卷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自魯而言則稱王后自紀而言則稱季姜京師者王畿之名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有相朝之禮曹伯欲朝魯而病不能行因遣世子代朝之禮也傳稱享曹太子時獻樂而歎正為父病故冬遣世子來朝而入春即曹伯病卒此皆無所美剌者公穀謂世子不當抗諸侯之禮此固不識周制而胡氏復謂世子固有攝君朝聘之事然諸侯朝天子則攝之諸侯自相朝即不然按周禮典命職諸

侯之適子誓于天子誓者受命也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謂諸侯世子已受天子命者則朝聘時但下君一位公之子與侯之子與伯等伯之子與子男等未受命者則但以皮帛隨子男之後此諸侯世子攝君朝聘天子之禮也若諸侯自相朝則不問已誓未誓杜氏謂曹世子未誓無據概降君一等各以其國上卿之禮待之故傳曰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蓋諸國上卿無不下君一等者今曹伯之

子下伯一等當如子男不得繼子男之後故曰賓之
以上卿此正諸侯世子攝君相朝之禮與攝君朝聘
天子相分别處而胡氏又謂世子攝君但可行于天
子而不可行于諸侯誤矣先仲氏曰胡傳有不可解
者既云諸侯老疾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又云君
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夫同一朝聘而在
諸侯虞竊發在天子即不虞竊發何以解之射姑世
子名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前六年北戎伐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為班次而魯據周制班獨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至是公知之思求成于衛以絶其援而衛不與會因之有三國戰郎之役此

書弗遇實録也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但言來戰而不言敗績杜氏所謂苐交綏而無勝負是也是役本鄭志而齊僖為倡且徼他國以助之則齊為政矣魯桓僖壻衛宣又從王伐鄭而齊以謀紀之故獨與鄭密遂彼此牽伐而不可解其叵測如此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從戰郎後復相盟以固結之其稱人者使卿大夫盟而君不與焉傳稱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多一宋字反疑經闕不知宋鄭讎搆久矣前此未嘗合而繼此則我與宋又連謀伐鄭此時焉得有宋耶况宋列鄭後非次也此羨文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祭仲者鄭大夫也突與忽皆鄭莊公子突者厲公名忽者昭公名也據傳鄭祭仲足為祭城封人有寵于莊公公使為卿既而為公娶鄧曼鄧國曼姓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宋大夫女於鄭莊公曰雍姞雍氏姞姓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乃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出奔衛此傳文也詳其事是昭公

本長庶當立而雍姞之子乘宋鄭讎搆之後借釁爭國祭仲不能死而立突逐忽則忽本無過而突與祭仲情罪顯然乃春秋書法一似重可疑者則以忽之不稱君也禮先君未葬則稱子既葬則稱君今莊公已葬成君矣忽宜稱鄭伯而書其名何也或曰從質也謂殷道尚質父前子名也（此公羊說）夫父骨未毀兄弟相篡奪而猶以此著親親之質此紾兄奪食者之教徐徐也或曰罪失國也（此穀梁說）夫失位與失國不同忽

未嘗喪鄭國也不幸有刼其位者亦復何罪紀大去其國而書紀侯而謂忽爵當削乎此必非春秋義也或曰惡其失强援也此胡氏說初公之未昏于齊也魯桓公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之曰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之曰無事于齊尚不可今有事而受其室是以師昏也于是失大國之助而不能自立執小信而忘大利故同車刺之狡童斥之扶蘇與蘀兮嘲譏之春秋所以著其惡

以為世戒夫不取非耦不挾功伐不假強大為聲援此豪傑之所為而反以此為罪狀未之前聞夫風人美刺本屬餘情而春秋以大義斷是非未有舍正經而講勢利者此真小人之言也予嘗細繹經文反覆書法覺有確然不可易者據祭仲立忽原非正嫡鄧曼為荆南蠻族因祭仲而始娶之其得以所生名世子者徒以長爾若突則尹姞所生本屬貴族其初或未嘗無寵而既以宋鄭積怨之故遜居在宋其于正

次之分不必顯著故忽雖已稱世子而實未嘗受命于天王如周禮所稱受誓者觀隱三年傳周鄭質子之時有云鄭公子忽為質于周七年傳又云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皆稱鄭公子而不稱太子可驗也世子必受誓天子見周禮典命職雖此時列國或未必盡能請誓然親質王國而又久居王所則其稱謂有不可紊者說見曹世子來朝傳若疑初稱公子後傳有間稱太子者正義云似六年後始立之則在十年傳尚稱鄭公子忽有功焉皆是無定誓而雜稱之詞若其為長庶宜立則夫子亦許之故此不稱公子與後十五年傳稱世子正相應可見若夫葬不稱君則是時雖

葬而實若有未葬者禮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令鄭伯以夏五月卒而秋七月即書葬計其時裁三月耳三月不當葬則不得稱君然而已葬矣則又不得稱子君與子皆不得稱則但書其名一如諸公子出入稱名之例如齊小白子糾類而止于歸國時一稱世子以略示長次之意此正斟酌書法之盡善者故突亦稱名同是公子並非斥削亦並非美惡同詞之謂至祭仲之稱則祭氏仲名杜有明註此與孔父仇牧

君臣連稱並同未有名君于後而字臣于前者自公羊道聽誤認作字遂有斥突賢仲之解夫仲足之名已見傳文仲可以名足亦可以名此如吳季札之可稱吳季亦可稱吳札故此稱祭仲而隱三年傳即有鄭使祭足師師取温之麥語是祭仲祭足兩得分稱而公羊以稱字之誤感美祭仲謂其能反經行權向非雍糾之變祭仲果肯反正乎此盲人瞎馬也若夫突不冠鄭杜氏曰文連祭仲非有貶也突固可貶然

貶不在此也歸于鄭者為宋所納之詞成十八年傳

云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是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名蔡叔蔡大夫名柔不氏者書法如此說

見前折地闕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羊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此我與宋連作三會于折于夫鍾于闞則宋伺魯鄭

之隙而來會我者何以知之以郕闞知之闞係魯地夫鍾係郕地而郕近于魯則必宋來可知也嗣此又連作三會于穀丘于龜于虛則我因郎戰三國來伐而宋獨不與故思藉宋援以報三國而急往會者何以知之以穀丘與虛與龜皆宋地則我往宋可知也至宋公辭平而公與鄭合武父之會則魯宋從此絶矣但戰郎之役魯鄭正敵而齊衛本與鄭合令一反而魯鄭合好齊衛亦惡鄭而翻親于宋數月之間倏

忽變幻真不可解予嘗就經文推之魯之與鄭怨者為鄭忽也（前六年忽恨魯班饋後鄭故請齊伐我）忽既奔衛則令之鄭乃突之鄭也（忽出突入見前）突之鄭而何不可平況齊衛戰郎本屬怨國而忽又奔衛則合三怨國而併為二怨其合鄭而攻齊衛固其宜也祇齊宋讎鄭世所不解予仍就經推之齊之德鄭以忽之有功于齊也突則忽讎矣忽讎則齊亦讎之突本宋納而宋但責賂于突則以好成怨矣此皆以事兼禮而義之可否自瞭

然者故不憚詳記始末以俟考據而胡氏不識事例妄謂夫子並存不削不憚詞費無非惡盟會之故夫祗惡盟會則概從削例可矣乃不憚至再至三委曲譏屑恐夫子神筆定不應褻漫至此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歐蛇

傳云盟曲池平杞莒也曲池魯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宋地說見前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虛龜皆宋地說見前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傳云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此鄭伯即厲公

突也說見前

丙戌衛侯晉卒

重書丙戌羨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我將伐齊衛而先借鄭伐宋以掮其所與蓋為下戰四國地也公羊謂戰于宋者魯鄭不和而自戰于其地則于下文魯鄭之合伐四國相乖反矣𪖙蠅撲紗其不顧前後如此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正我報郎之役也郎以齊衛鄭三國來戰怨在鄭也今反借鄭以報怨則以鄭忽出奔衛則鄭忽之怨不在鄭而反在衛前一年會夫鍾傳亦既已言之詳矣但三國餘燕為宋所牽前十二年宋人燕人盟穀丘而我與鄭又餘紀者紀魯本婚姻之國而齊欲併紀故紀怨齊

而來助之左氏謂宋與鄭戰公羊謂宋與魯戰此皆
逐步認路不解全經因不識報郎所始至穀梁謂紀
與齊戰謂齊將滅紀戰于紀地則全然瞢錯而唐趙
匡遵之胡氏又從而附和之夫紀畏齊禍連姻王室
此時桓王尚在桓王后正主宮政齊何敢連三國之
師專戰一紀以自取覆敗此非齊戰紀而紀戰齊者
特此時紀以弱小千籌萬畫見前始得暫倚王室以圖
苟存而驟思報復此實不量力之過故其後桓王上

實齊王姬繼卒而齊即遷紀此則書其事以示鑒戒者若謂是戰紀主之則茫然不讀本經前後聯絡而妄自立說此春秋之所以亡也若其戰不書地者則連前文言之在宋地耳春秋多連文書法此亦是例而穀梁謂必戰于紀則不惟無據且即以經推之十二月戰宋至二月而又戰紀一月之間何能由宋衛及齊越齊南以共戰此千里之紀此皆必不得之數也况前儒謂紀本是巳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

龍門而鄭康成謂龍門城下原有已城穀梁氏訛已為紀雖其說後起總不可信然亦足以明穀梁之誤矣至若諸國稱爵則君親帥師而衛惠公丁宣公之喪前年十一月衛侯晉卒此時春二月尚未葬也禮先君未葬當稱子如僖九年稱宋子二十八年稱陳子類而此稱衛侯以踰年正月必即位改元則此時已即位成君者矣故其書如此要之親未葬而改縗以與他人金革之事則其義可知耳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周春正月為夏冬十一月無冰可乎

夏五

無月字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梁作禦

前年戰四國後已與鄭伯會曹矣今又使來盟修前好也語鄭弟名公子例以名通胡氏謂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何據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此合兩事為一書者史有書災之例御廩災當書此一事也嘗者時祭恒禮不必書春秋有恒禮不書一例然亦有書如已卯烝者雖不失時然以丁丑再烝而並書之非書例也今以八月嘗周之八月為夏之六月雖稱秋祭實夏祭矣夏當禘而嘗為失時失時當書此又一事也然而御廩者神倉也藏粢盛以供祭祀者令已卜秋祭在于乙亥而先三日而神倉忽災何以供粢盛據周禮凡祭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其必十日者謂可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之

數令壬申至乙亥裁三日耳則此時已致齋矣粢盛有缺則是祭當廢乃不意災不成災神倉之穀幸無有害則雖災而仍可以祭此則志幸之又當書者所謂合兩事為一事者也故凡此兩事一書災一書失時而合書之為志幸而穀梁謂災雖不害然災餘之物不當供祭不易災餘而遽嘗所以志不敬也夫祭穀所出別有王籍而君親耕之祭穀所藏亦別有神倉而冢宰載帝籍所收而專藏之王籍籍田也見周禮甸師職帝籍即

主籍以其供上帝故又名帝籍月令冢宰載帝籍之收于神倉舍是則並無他畝可以收祭穀亦並無他廩他倉可以藏祭米者而責其不易災餘且曰有兼甸之事吾不知所為易災與兼甸者將發他倉之米以易此災米而後祭乎抑甸師預知廩災另設一他籍兼儲作易災之米以供此祭乎夫他米必不可祭而千畝百畝亦並不可以兼闕千百為王籍易災之備祭義天子為籍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並無另闢其地者且甸師收祭穀而致之地官之神倉亦並無二神倉此皆無稽之

談杜撰而不可為據者也胡氏專襲穀梁既責災餘乃又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而新作何以不書夫不成災而欲其新作也乎然則不成災而何以書災曰重御廩也雖不災然已災之也故曰幸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蔡人在衛人下

此報四國之戰也前此戰宋與四國之戰皆在宋地故宋獨報之若其專報鄭者則以宋鄭尤世怨也以

者用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此與僖二十六年

公以楚師伐齊例同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傳曰諸侯不貢車服以車服為上所賜非下所貢也

況可求乎此與隱三年求賻文九年求金例同家父

見前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據傳祭仲專國鄭伯患之使祭仲之壻雍糾以享郊殺之糾之妻仲女也謂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是鄭伯為祭仲所逐而但書出奔而不書見逐或曰諱之非諱也突簒兄國以徼祭仲而令突為仲所逐

以逆報逆有何足諱且本國有諱例他國無有春秋逐君者屢見于經並無書見逐者蓋國君無自出之理國君出奔則必有强臣偪促于其間故但書出奔而逐在其中惟魯君見逐則不書出奔而但書曰遜以出奔即逐也昭十五年公遜于齊是也此所謂諱也若他國見逐則書出奔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是也此見逐例也乃又有别見

傳文千載難明者襄二十年傳衛甯殖既逐其君而既而悔之名悼子殖之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逐其君逐君在襄十四年論者遂謂魯史舊文本書臣出君之名而夫子改為出奔删没其臣名以轉見君過一若君之無故而自出者所以殺臣惡而并責君謂君不能端本也此說開于杜氏而唐陸淳與胡氏並張大之夫春秋誅亂賊亂賊者亂臣賊子非謂亂君賊父也亂賊無將將即誅之令顯

然逐君而反殺臣罪而分其責是君臣同科矣夫君臣同科父子並戮亂道也未聞夫子修春秋而出亂道者且幸而列國傳亡猶有左氏焉補其闕耳萬一并是傳而亦亡之則逐君之名不見于傳而專責君之出亡君罪當獨誅矣出奔即見逐則雖亡臣名而臣惡自在若如杜陸說以自奔為名則君罪何歸乎　按春秋史書有二一是簡牘令之經文是也一是策令之傳是也蓋簡者牒也牘者方版也策者連合諸簡牘而共編之故又名曰冊言合兩為

一也簡所容祇一行字耳故又作簡省之簡而牘則稍廣于簡可並容數行而使讀之若策則所容者廣故聘禮曰百名字也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簡而鄭氏註云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故杜氏春秋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正言春秋經傳事之多字者必書于策傳文載事煩故策書之事之少字者可書簡牘經文祇題目即簡牘而書已盡其云大小者多少之謂北人稱多少曰大小故也宋史邵雍稱程伯子大小

聰明即此是以經文書簡如南史書崔杼弒君執簡而往可驗以其祗有目也傳文書策如莊二十六年傳所載虢人侵晉諸事但有傳而並無經稱為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可驗以傳策雖存而經簡亡也則策書屬傳簡牘屬經明明可據故正義有云經據策書傳憑簡牘此又言經之題目據傳為文而傳之記事又憑經立義所謂經傳相需者非謂經是策而傳是簡也若然則甯殖所云逐君之名藏之諸侯之策者此

傳文非經文也傳文在魯史自書逐君而經文在魯史則原書出奔夫子修春秋但修簡目而謂夫子修策書謬矣蓋當時列國本各有傳夫子據傳以為經而左氏憑經以作傳其不必皆魯史者以左氏為文必衰損而潤飾之以是為左氏一書已耳若諸傳以書名為貶引曲禮云諸侯失地名為據則不然此與衛侯朔北燕伯欵蔡伯朱皆以例書名獨衛獻不書者闕焉耳不然紀侯去國譚子奔黃凡失地者皆不

書名而謂此獨書之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衛

鄭忽係長庶當立雖未成君而世子自在也成十八年舠復其國曰復歸餘見前

許叔入于許

鄭伯入許而不取其地使許叔居守之令即君其國矣其曰入者以叔原在許入之已耳叔非舊君且又非外至故不書復國而胡氏謂不告天王不赴方伯

以糞除宗廟而乃因亂竊入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以貶之夫使叔能告天王赴方伯以糞除宗廟而猶筑居許西偏以御息于鄭一十六年則其人喪良已極可不必復國矣此入字與昭二十二年以王猛入于王城例同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穀作蒿

此齊襄公也前僖公以四國戰郎而我亦以紀鄭敗齊宋四國之衆構兵無已故襄公繼世而我修好焉

郲人牟人葛人來朝

郲牟葛皆附庸國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若附庸之君可字可名則附庸之卿當稱人矣今稱人必卿等耳杜氏謂三國皆世子不惟無據豈有相約齊一能如是者若公穀胡氏謂外之亂稱人則諸侯朝桓不一紀侯杞侯鄧侯穀伯曹伯皆朝桓矣曾未嘗外之而此獨外之乎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據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守櫟大夫而遂居櫟櫟者鄭之別都非鄭國也公羊誤以入櫟為入鄭而云君為不言忽之出奔此詭辭也而胡氏承訛遂云厲公復國削而不書但書入于櫟則此時突果復國乎突已復國而後文復伐鄭以納突乎且胡氏于後文亦曰將納厲公弗克而還而此已復國乎

春秋鄭忽突爭國其始末不全見于經然而其事可按者桓十一年鄭莊公卒祭仲立突而逐忽此一節

也至十五年祭仲殺雍糾又逐突而入忽此又一節也至是年突自入居櫟此又一節也此皆經所有也至十七年鄭大夫高渠彌為忽所惡遂弑忽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公子亹并轘裂高渠彌為其弑忽也忽有功于齊故齊世報之祭仲迎公子儀而立之子亹子儀皆忽弟鄭莊有八子而四見經傳忽突亹儀是也此二節則皆經所無者至莊十四年突始自櫟入于鄭弑子儀而據有其國直至二十一年鄭伯突卒而後已此則經傳皆可按者是鄭莊

卒後厲公立四年而見逐昭公立三年而見弒亹立一年子儀立一十四年而亹殺于齊儀復弒于突突乃復入立八年而傳國于其子文公其中惟亹儀與𥨸經文所略而忽突之出入則前後瞭然其不詳忽之見弒則以忽為魯讎魯鄭與四國連作戰伐皆為忽故故彼不來赴而此亦不書非有他也公羊道聽塗說全不解忽不見經之故又不識其中有亹儀二子相繼立君因疑忽必此時又出奔而突自入櫟之後必長有鄭國

遂以入櫟為入鄭且有不書入鄭不書鄭忽出奔之疑而解之曰祭仲亡矣仲存則忽存仲亡則忽亡謂此時之突復入而忽復出者必祭仲先亡故也嘗讀史鄭世家其載忽突事與本傳同忽之見弒則祭仲與高渠彌共為之有云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語至齊襄殺亹祭仲又迎公子嬰即子儀于陳而立之至莊十二年始云鄭祭仲死則祭仲歷作弒逆明見史傳此時並未嘗亡也公羊前于執祭仲時誤以仲書

字為賢因䖍稱其反經行權之妙故此復自執其説以為與國存亡而不知其為逆賊也若突之入櫟歴忽亹儀三君一十八年而後從櫟而入鄭使此時已復國則莊四年齊鄭之遇齊方讎突而肯與之謀滅紀之事乎則是突復國一誤忽出奔二誤祭仲亡三誤總皆不詳審經文以致有此

而胡氏則承其誤而更有異者此入櫟傳既曰經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則已復國矣于後文伐鄭傳則

又襄傳說謂將納厲公勿克而還是矛盾也乃既云弗克納則此時厲公未復國矣此後之鄭伯非昭公即子亹子儀矣至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此鄭伯子儀也宋蘇轍謂是子儀此頗知春秋者而胡氏引其語又曰然而鄭伯實厲公非子儀也是又矛盾也初以厲公復國一語横據胸中及讀傳而始惑之然而復國之見牢不可破寧使自矛自盾而亹必樹生其堅愎如此此亦曾念垂之遇為滅紀也齊肯與

突謀否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襄伐鄭公羊于宋公上有齊侯二字襄作傷

據傳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其書地者言先謀于其地而後伐此與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名陵侵楚例同傳曰會名陵謀伐楚也

春秋須詳審經文備究其事之始末并當時行事之首從主輔而後可斷以義否則鮮有不誤者如此役

則魯宋為主而諸國附之何也以公與宋為忽讎而借納突以伐之實非為突若諸國則因人成事者也公羊不識經不諳事實于此經文中妄加齊侯于宋公之上則全在夢寐中矣前此隱六年鄭忽為齊敗北戎有功于齊齊初早欲妻以女至是請再妻雖忽兩見辭而齊之德忽如故故鄭莊在時齊合鄭伐魯為忽伐也至鄭莊卒而忽出奔衛則魯反合鄭而齊與鄭讎突忽不兩立魯讎忽故親突齊親忽故讎突十三年四國之戰是

也即齊僖已死齊襄繼世而齊之讎鄭如故十四年齊復與宋衛陳蔡伐鄭是也及忽歸于鄭而齊師並不及鄭矣至十八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亹則然後帥師討鄭殺子亹而轘裂即車裂高渠彌為忽復讎則是齊乃忽黨其生則扞之衛之而死復報之如此而謂納突伐忽可加齊侯二字于夫子之經之中妄矣妄矣予向謂儒者無識謂春秋絶忽惡忽辭婚于齊亡大援以致失國予于前忽出奔傳既辨之矣然又

有未盡者如此經前後及傳與世家忽未嘗失齊援也生則扞之衛之死復報之雖忽婚于齊其爲援亦不過如是已也忽之失位在内變而不在外援此則非强大所如何者而自漢迄今必以辭婚爲鄭忽罪此可謂曾讀春秋者乎

乃胡氏則更有誤者前誤解經此又誤解傳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此穀梁與公羊同是一誤謂突已復國而魯宋伐之故其書地者謂先會其

地而後進師此不欲伐而疑之之辭也疑者疑伐突也范註鄭突欲簒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胡氏引左氏納突之說而又引穀梁是文謂疑伐忽則不惟不解左傳即穀梁亦誤解矣然且因誤立說竟云忽不足以君一國日就微弱突雖簒逆而智足以結四鄰之援連兵動衆則全不知襄之伐鄭魯宋雖忽非輔突也自十八年忽被弒後鄭立二君而突竄居于櫟者一十八年至傅瑕内應而後得入所謂結四鄰之援者安在也

夫突之結援則正指忽之失援然忽果失援也乎寃

矣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前年冬伐鄭弗克故此又謀伐之此時鄭君昭公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既謀伐則此遂伐之但此祇伐鄭非納突也蔡侯

前列衛侯上此列陳衛下者班序譜云自隱至莊十

四年四十三歲征伐盟會者凡十六國時無伯主無有成序理或然也餘說見前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興作必書傳又云書時則又以嘉其得時故書但周之冬為夏之秋下文有十有一月則此必十月周之十月為夏之八月八月興土功不時矣國語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修城郭火見在亥月夏令云營

室之中土功其始月令亦以建亥月為營室正中建亥夏十月非周十月也杜氏謂下文是十一月則此雖無月或亦在十一月中而是年長歷有閏六月則節先于月十一月末即可接建亥之節是以九月建戌當十月建亥未為失時然趨事赴功必實實按月以為人時民事所準援而推移以行之謬矣推移者作歷之法非授時法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者衛宣公子惠公也據傳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史記作伋屬諸右公子洩公子無左右但娶有左右媵右公子者右媵之子即宣公庶弟也屬者使撫之也為之娶于齊而美乃自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職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急子使行急子不可壽乃飲急子酒載其旌以先旌者急子所持之符識也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及惠公立二公子怨之乃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此以桓王崩後齊將謀紀而公往成之黃齊地說見前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隱曽與盟蔑今儀父復來修盟傳曰尋蔑盟也趡魯地

夏四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據傳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使以所守之衆列陳而去書此者志齊背盟也奚魯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桓侯弟也桓侯無子蔡人名其弟立之季名獻舞即莊十年楚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者是也胡氏惑公羊之說謂季歸不立別立獻舞則此時名季何為經之書名季何意獻舞何人此時立獻舞何據無

稽至此

癸巳葬蔡桓侯

稱侯誤文胡氏謂抑以垂訓誤矣例既葬無不稱公稱謚者胡氏又引唐人啖助邪說謂蔡季之賢故知請謚則春秋列國書葬書謚者無算焉能皆得賢弟而請之且賢弟已避位尚得豫新政而為請謚乎妄哉說見隱三年葬宋穆公傳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衛伐郕報郕伐也隱五年郕人鄭人伐宋公甫受郕朝甫會郕于趡而遽助人之兵何居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朔不書甲乙皆史闕文左氏謂日御失之天子掌歷曰日官諸侯曰日御理或然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無與字

公本與夫人同至齊然必公先與齊侯行會禮而後偕夫人至齊故曰遂遂者繼事之詞濼齊地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據傳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夫人告齊侯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殺之公薨于車魯人乃請誅彭生以滅恥辱齊人誅彭生史例內君見弒必諱為薨然內薨不地以薨而求其地也外薨必地則又以地而求其薨也書例之互

見如此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已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毛氏傳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墳

謄錄監生臣王天禄

春秋毛氏傳卷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莊公 名同桓公子也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父弒而不忍行即位之禮宜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也前一年桓喪歸時夫人已隨喪歸魯矣是時不書歸者以喪歸告廟夫人歸不告廟也至是復奔齊諱之曰孫孫者避也言慙而避之云爾若公穀謂接練時錄母之變詳其說則誤以姜未歸魯當小祥練祭而莊念母尚在齊故記曰孫齊一若此時新去齊者是以未歸之夫人而駕言去齊世無是理況小祥練祭必期又一月喪服四制所云十三月而練者今自前年夏四月至此裁十二月耳何接練

之有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傳作送經誤文

王姬是桓王之女齊襄公娶爲后者單伯者天子卿也天子上卿例書爵與公侯同王姬下嫁必以同姓諸侯主之時命魯主婚故送姬至魯而聽齊就魯迎之經文逆字是送字之誤傳文可據公穀不知是誤謂王官焉得有逆王姬之事乃爲説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言魯大夫貢于天子而天子命

為魯卿也則不知單是畿内采地而世以采為氏者其仕于王朝已非一世春秋所稱單伯單子皆是也而謂魯有單采乎有單氏大夫乎而胡氏遵之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在憂次不便行吉禮接賓于廟齊來迎者當在廟故築館于外若穀梁胡氏謂縗麻不可接弁冕則諸侯既葬喪服除矣尚縗麻乎若杜氏謂王命不敢違則天下諸侯豈少同姓可主婚者而負喪行事并忘大讎此

非不敢違不欲違也他日無王命而自娶齊女而謂此時能辭王命而不為主婚必不然矣此皆不足諱亦不足責者春秋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命者死而賜以文如後之哀策昭七年傳所謂追命衛襄者是也夫以桓之死而錫以文瀆可知矣若王無天字此是闕文先儒皆

謂非義所存胡氏惑啖助之說謂削天貶王爲寵簒弒則當桓生時天王之寵桓者至再至三聘問之間歷有辭命彼時皆有天今獨無天乎且使不去天字即桓之簒弒可貰乎何貿貿至是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齊將滅紀先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鄑郚皆紀邑也此與後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例同

穀梁以紀郱鄑郚為四國名又以為遷紀于郱鄑郚

皆非是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子慶父者桓公之子莊之庶兄也以庶長稱孟而

時壓于嫡故又稱仲其後稱仲孫而終稱孟孫氏以

是也公羊于二十七年傳謂是莊母弟謬矣莊母弟

惟季友耳胡氏謂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兵柄者公子翬仲遂慶父皆是也然此皆六朝時事春秋藏兵于賦不立軍閫其得失未必如此於餘丘杜氏云國名公穀謂是邾婁之邑則史例書伐無稱邑者（惟本國有伐我西鄙南鄙之稱他國無有且鄙非邑也）苐國名無三字此必是東夷狄之國而比近魯者與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例同）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内女書卒此書者以魯曾主婚比之內女檀弓云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為之服大功以由魯嫁故為服姊妹之服是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羊作郜

此姜氏即文姜也後倣此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此伐衛為納惠公也與後五年公復會齊侯伐衛皆是一事溺者魯大夫名其不稱氏者史有此例與隱三年翬帥師四年無駭帥師並同穀梁胡氏謂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夫納朔非義傳皆莫知而尚問其餘罪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至是閱七年而始得葬義可知

矣公穀疑改葬無據會葬例見隱三年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弟也史例諸侯之弟類以仲叔季稱共仲許叔蔡季是也酅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紀季以酅邑納于齊願入齊為附庸之國以姑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于酅其卹紀與惡齊義俱見焉入者納也與他入國入邑例不同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公欲會鄭伯子儀以謀存紀故特過鄭鄭伯辭以難時突尚在櫟遂次鄭近地而不能去魯固懦矣然如鄰之不相卹何傳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滑小國名以近鄭故次之若公穀作郎則魯地矣鄭能來乎舊註滑鄭地非是觀後年鄭伐滑秦滅滑可見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祝丘魯地則姜氏已還魯矣出入不書不告廟也兩君相見有饗禮特夫人無是耳

三月紀伯姬卒

此隱二年歸紀者記此見我之不能庇紀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此齊鄭謀滅紀也前桓五年齊僖謀紀時原與鄭伯同如紀思以襲之經書齊侯鄭伯如紀是也其因循至今者徒以紀與王室爲婚姻耳今桓王已崩無所

顧忌故前元年即已遷紀三邑至三年而紀季以酅歸齊我公特過鄭久舍于滑正以齊鄭有舊謀令必牽鄭故公求鄭伯一見以解紀之難乃一宿再宿三宿而鄭不與見則其約于齊而恐以我貳情可知矣至是則復相會以終前如紀之案其不言會而言遇者以遇禮稍殺會之密而不欲彰也鄭伯鄭子儀也鄭自桓十五年忽歸國後突隨入于櫟而未有國也既而忽為高渠彌所弒而立子亹則齊襄殺子亹而

戮高渠彌何也以齊黨忽也故子亹既殺突仍不入而立子儀以突為忽讎即為齊讎子儀無德怨焉此時子儀正主國故齊與謀之胡氏謂是突不惟不識事實并不識情理矣突忽不兩立齊宋不兼合宋突齊忽各有所為說見桓一十五年

紀侯大去其國

前齊遷紀三邑紀季以酅入于齊而齊之逼紀如故則不得已而去之其不言滅而祗言去者以紀季存

鄫猶奉宗祀觀後十二年有紀叔姬歸于酅文則酅尚苟存可知也若其稱大去者先仲氏曰去而不反曰大去猶之歸而不復曰大歸言去之至也胡氏以委棄之多與去國為大俱非是至于稱侯則春秋失地書名失國書爵亦是史例與後十年齊侯滅譚譚子奔莒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例同公羊謂不書齊滅者為賢者諱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賢之何為復九世之讎以周夷王時紀侯譖齊哀公于王而烹之哀公者襄九

世祖也此與史世家齊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語合故鄭氏亦云懿始受譖而烹齊哀是也但齊哀本不道齊風還詩所以刺哀公之荒淫周制不讎義殺此固義之所當殺者即使天王淫刑無所歸咎比之讎有司之法更為不同且恩怨以時親遠則恩衰讎遠則怨忘故周制復讎之義不過五世並無九世猶相讎者且夷蠻無共主故有讎國三代共主無讎國也即春秋列國兩雄對峙搆怨有之然謂之敵國若齊紀則并非敵國之比又且春

秋一書自為終始從無連前代事實説春秋者予即以經文考之即一紀存亡而合隱桓莊三公凡六十一年書二十一條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　伯姬歸于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七年叔姬歸于紀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　六年公會紀侯于郕　紀侯來朝　八年單伯來逆王后于紀　九年紀季姜歸京師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莊元年齊遷紀郱鄑郚　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　冬公次于滑　四年紀伯姬卒　紀侯大去其國　齊侯葬紀伯姬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　二十九年紀叔姬卒　三十年葬紀叔姬皆歷記其求庇王室求救宗國而卒不能

庇之救之之意其不憚璵屑綿邈有始有終如此則其卹紀惡齊傷王室之卑痛宗國之弱為何如者而謂賢齊襄而予之也乎況齊侯如紀在桓五年此時齊僖未亡則謀紀者齊僖之志誰謂齊襄能復讎者解春秋而不讀經此何說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三月紀伯姬卒入夏而紀侯去國然伯姬猶未葬也至六月而齊侯始葬之則去國之慘即一妻之棺而

不能顧他可知矣若其稱齊侯者春秋書法君身稱爵大夫稱人並無以褒書爵公羊說與以貶書爵之例胡氏說此直書齊侯者向以為紀侯之去國無所逼逐如太王遷岐走馬自行令而知齊侯之親在紀也則非自去之逼逐之也故紀侯之去不可言去幾見有國君而輕去國者伯姬之葬何可言葬先仲氏曰紀侯自有妻紀妻自有葬幾見有齊侯而葬紀妻者皆文也而義自見焉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

禚齊地也公至齊不與齊侯狩而與齊大夫狩雖齊侯以甥禮輕之然公則卑褻甚矣此展甥之詩所由譏與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則在軍中矣此時齊未行軍得毋齊師尚在紀孔

疏所謂疆理紀地之師者非耶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羊作倪黎左傳作犁

郳國黎來名郳與邾同姓即小邾子也附庸之君例

可書名并書字者胡氏謂夷狄之附庸稱名則春秋

無此例且小邾非夷狄也說見隱元年邾儀父傳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云伐衛納惠公也公以國君與諸國大夫納有罪

之君義何如矣

六年

春王正月 正公穀作三

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王官之微者也子突者名也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昭十二年傳註謂三命再命皆書名惟一命書人今書人則下士之一命者也然人則不名既書人又書名則或以救衛而嘉之穀

梁所謂稱名貴之者容有是乎杜氏胡氏謂突字非是但春秋書救皆是嘉予此則罪諸國而并傷王室之卑弱夫以王官出討罪而但云救已可痌矣況不能救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據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是朔本衛君史例失位復入當書復歸諸侯納之當書歸此第書入一似原非衛君而强入之者則衛侯之入與諸國之納之皆有罪矣此與後九

年齊小白入于齊例同

秋公至自伐衛

以告廟故書然自伐衛歸則義亦見焉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例有二一俘其人民一俘其寶玉此則寶玉之俘

左氏公羊皆謂之爲歸衛寶是也夫以逆王命而納

罪惡即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貰矣況利之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則齊侯來會矣故傳曰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公羊作霣凡隕字後同）

辛卯夜夜字穀梁作昔

恒星經星也（即二十八宿）以經訓常故曰恒星此秪稱恒星而不稱星則必衆星皆見而恒星獨不見者若謂日光不掩故星不見則未有經星較大且不見而衆星反見者此非夜明掩星可知也（左氏謂不見者夜明也如雨與雨偕

也至夜中星隕則非恒星而衆星矣故但稱星惟夜半以前恒星不見而衆星見故初秖不見恒星而此時則又見衆星之隕若謂恒星之不見以隕之故則未有星體不見而能見其隕者此非恒星之隕又可知也穀梁謂恒星之隕至于如雨則但擬衆星之隕比雨之下故曰如雨左氏謂與雨偕者亦謂與雨相同而杜氏誤解謂星隕而又雨如與而通則星隕可紀夜半有雨何足記而如雖通字而此不然也康熙己未冬在史館時同

至太常護月食食將復而濃雲蔽之不知其復也既而各官散散時有雨然日記官但記有雲蔽月而不及雨以不足記也　至若公羊道聽謂恒星不見者諸凡列星俱不見也夜中星隕如雨者夜中列星俱復位似雨之隕而不似雨之墮地也夫雨落不上天而謂星隕能復位斯已奇矣然且為之說曰未修時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夫子修之曰星隕如雨夫以星之去地咫尺反而復位此大變事而修之如此是另造春秋非修春秋也不知何所據而荒唐若是

秋大水無麥苗

秋即夏也夏方登麥而水漂之苗者五稼之苗毛詩曰食我場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氏云期共伐郕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與

後文治兵圍郕還師總是一事説公穀者謂陳蔡伐魯次以待之則正義云陳蔡于魯境絶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且兵來而我禦之但得稱防不可言俟也此皆不全會經文而逐節作解説者盲人瞎馬逐步認路非虚語也

甲午治兵 治公羊作祠

治兵者教戰也杜氏云將以圍郕也則此本以事習戰不必有時者然即以時論亦不失時而正義謂周

禮中秋教治兵月令孟春不稱兵則此之春正月正夏之冬十一月乃中冬非孟春也周禮中冬教大閱所以修戰法則正與四仲蒐狩治兵相表裏特用之非其所耳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羊作成

據經二國同討郕而郕獨降齊畏齊不畏魯也據傳仲慶父請伐齊師而公不敢伐亦畏齊非自克也夫以魯之弱莊之庸劣當强齊之讎力不能報而反好

大凌弱藉强讎以攻同姓罪惡已極然且究不能逞
初則招與國而不之至既則降小弱而不之伏卒之
因人成事功歸他人僵手縮膊為天下笑則何如已
之為愈矣正義謂萬稱師則公不自將然已在師中
特不帥師耳不然仲慶父將何由請公伐耶郕國在
齊魯間文十二年有郕伯來奔則郕國而伯爵者史
管蔡世家有郕叔武為文王子武王母弟則與魯固
兄弟國也

秋師還

以公不帥師師故不書公至然亦有義焉此師也而亦還之乎蓋譏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諸兒齊襄公名也無知者襄公從弟公子夷仲年之子也據傳齊僖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而襄公絀之會齊大夫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一周歲也至期不命代無知約二人為

亂時公獵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及反索屨于徒人費御臣名不得鞭之見血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紏賁同入弑費曰我奚御哉言何嘗是御人言公不以御卹之也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寺臣名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亦寺人名于牀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春秋毛氏傳卷九